

馬戛爾尼原著

乾隆英使覲見記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五年四月印刷
民國五年五月發行

(乾隆英使觀見記)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校 閱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印 刷 所

上海

拋球場南首路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汕頭 香港 蘭州 吉林 衡州
貴陽 潮州 安慶 桂林 東昌 廈門 蘭溪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加坡

英國馬憂爾尼

江陰劉半儂

杭縣高野侯

上海虹口東百老匯路
桐鄉陸費達

無錫陳寅

上海虹口東百老匯路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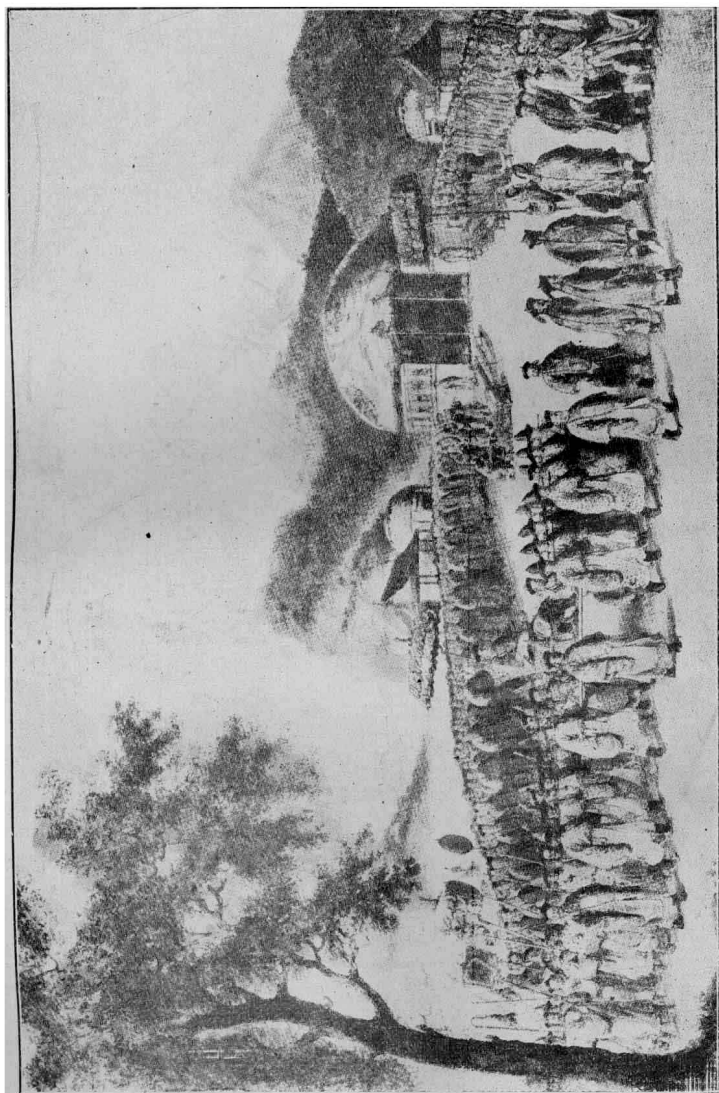
全一册定價銀七角



（ 帝 隆 乾 ） 宗 高 清



尼爾曼馬使英頓但史書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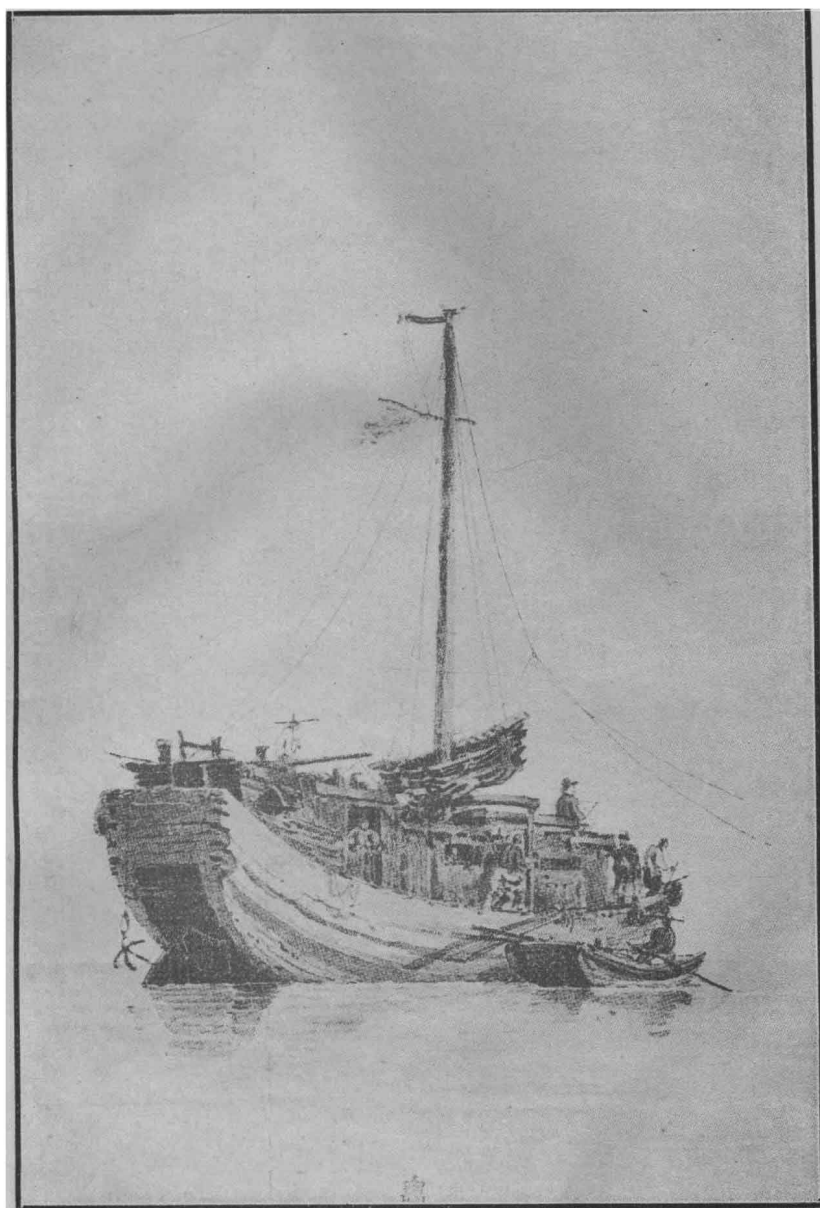
尼爾受馬使英見接河熱宗高清



招 待 員 樊 大 人



招 待 員 周 大 人



船貢國英之稱所時當即船之使英運載



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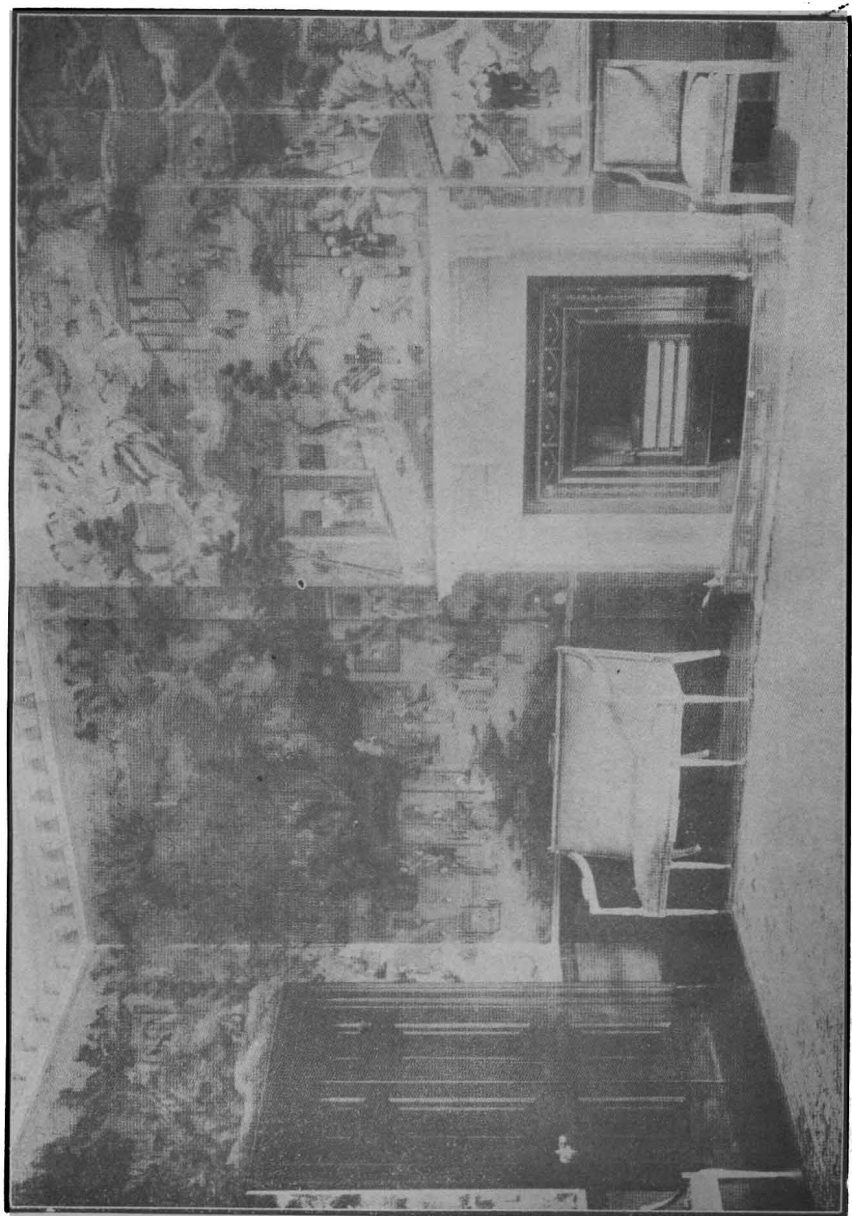
國

貢

船

纜

夫



英使在中國所購之圖畫後英作用壁飾

序

自西人航海東來。壯遊之士。筆其聞見。以告邦人子弟者。馬可波羅而後。繼起之書。已千五百餘種。不佞傭餘涉獵。所讀亦六十餘種。於中。紕繆駭雜。肆爲妄談者。居十一二。而摭拾浮言。結構一本。臆測者。居五六。要皆西人所謂一點鐘之書。書朝出而夕可求。諸拍賣之肆者也。外如卡爾女士慈禧寫照記。濮蘭德慈禧外記之屬。書雖不多。而或本躬歷。或根考據。類能剔抉隱闕。道人未道。以補正史之缺。此掌故之士之所珍。足以流傳久遠者也。而吾尤愛乾隆英使覲見記一書。書凡三卷。英使馬戛爾尼自述。凡純皇之政。見起居內庭。服御之侈。靡朝臣之庸曠。有司百僚之趨踰。奔走酬應。供張之繁。縟編戶齊民之活計。疾苦罔不按其目擊耳食所及。一一記之。而於叩首禮之爭執。諸家筆記之未備者。陳述尤詳。西人恆言歷史之學。乃置白首於青年之肩。使述往事。以詔來者。客夏苦熱。吾初讀此書。亦恍如一白首老人坐吾旁。爲吾媿道。乾隆遺事。且而午而暮。不復覺熱之來襲。吾體是吾譯此書。文筆雖劣。而與吾有同好者。或不致遽謂是書爲一點鐘之書也。尤有進者。濮蘭德清室外紀有言。英使來華。所求互派公使。推廣商業。議訂稅則諸事。中朝一不之許。但錫以文綺珍玩令歸。故英使所得。文綺珍玩而外。僅有本人及隨員之

筆記而已。吾則謂此筆記之直重於文綺珍玩爲倍萬而重於所求諸事者爲倍亦百。蓋自有此書而吾國內情向之閉關自守不以示人者至此乃盡爲英人所燭。彼其尺進寸益窮日之力合有形無形以謀我者未始非此書爲其先導也。吾昔主某報嘗自西報譯一文曰華人古代之冒險精神爲美使柔克義演詞內言十五世紀明人與南洋諸島交際已繁。甚有遠達非洲北部者。其堅毅果敢殆不在西人之後。惜商人重利不能屬文。間有受帝王之命往求犬馬珍好且以遊記進呈者。又復志在媚茲一人所紀多荒渺無稽。參以神鬼怪異閱之足令人大噁而帝王悅之謂其人多能且加獎焉。是以華人雖自古卽與海外通而其茫然於海外實情仍如是也。柔氏之責明人者如此。彼有清一代膺命出使者奚止十數輩所爲書亦奚止十數種。而一觀其書除庸蠢筆記精核可貴外。勦襲陳說者有之。但紀宴遊瑣事者有之。已不能作而令書胥爲之者有之。甚至某使懵懂不解事出洋考政懼無以復命陰屬留學生數輩爲撰遊記而以千金易其稿荒謬至此亦能望其有裨國是耶。彼西人紀吾國事之書雖千五百種中精確者僅僅十之一二。然已弱人之國而有餘。吾國虛糜國帑參無數不辨菽麥之星使而其歸束不過以無用之書禍及梓氏。吾譯此書不禁感慨係之矣。民國五年春江陰劉復半儂父識。

乾隆英使覲見記 上卷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禮拜六。吾船獅子號。自交趾支那之多倫海灣出發。向中國開行。同行者有三船。一爲印度斯坦號。較大。餘二船。一曰憂考爾。一曰克拉倫司。均二桅之小帆船也。十九日禮拜三。下午二時。中國大陸已隱隱可見。其方向則羅盤中之「東北偏北」也。二十日禮拜四。晨六時。下旋於辣得耶海口。余命史但頓勳爵。密司忒麥克斯威爾。甲必丹麥金吐司三人。登陸報告吾船抵埠之息耗。顧以此時一季中之商船。多未抵埠。（譯者按。爾時交通機關。尙未大備。海外商船之來華營業者。不能如現時之川流不息。僅能按季往來一次。且必結夥同行。互相照應。故云然。）卽歐洲各國商人。之營業於東方者。亦多在澳門。故報告而後。岸上未有若何之舉動也。二十二日禮拜六。下午。史但頓勳爵回船。言得澳門消息。中國朝廷自得吾英特派使臣來行。覲聘禮之確耗。而後文武官員。均大爲滿意。乾隆皇帝亦以爲己身克享遐齡。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將閉之候。而猶得一遠國如吾英吉利者。使使萬里。東來共敦睦誼。則其畢生之威名。榮譽。至是而益增矣。因通令全國各海口。凡有吾英皇帝陛下所屬之船隻抵埠者。當以

至敬之儀節迎接云（譯者案東華錄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乙酉上諭軍機大臣等郭世勳等奏據洋商蔡世文等稟有英吉利國夷人噉啣啞喚噴啞等來廣稟稱該國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萬壽未及叩祝今遣使臣嗎嚶囉呢進貢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語並譯出原稟進呈閱其情詞極爲恭順懇摯自應准其所請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忱卽在天津進口赴京但海洋風帆無定或於浙閩江蘇山東等處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到口卽將該貢使及貢物等項派委妥員迅速護送進京毋得稍有遲誤至該國貢船雖據夷人稟稱約於明年二三月可到天津但洋船行走風信靡常或遲到數月或早到數月難以預定該督撫等應飭屬隨時稟報遵照妥辦再該貢船到天津時若大船難以進口著穆騰額豫備小船卽將貢物撥運起岸並派員同貢使先行進京不可因大船難以進口守候需時致有耽延也將此傳諭各督撫並諭郭世勳盛住知之）二十八日禮拜五向歸山島（譯音）駛行因霧重天黑與印度斯坦船及兩二桅小帆船相失先是東印度公司主事者曾派甲必丹柏樂克滔駕一二桅帆船勦勵號駛往歸山島令其游弋該處候至六月三十日爲止俾與吾船相值三十日禮拜海面不見勦勵號船之踪跡遍問中國漁船亦鮮有見者此間中國漁船極多數以千計望之滿目

都是碧波如鏡。綴此無數小舟。至足觀也。吾船下旋後。卽有一華人業領港者。率其所屬。上船參觀。此人雖業領港。顧終始未見一船宏大如吾獅子船者。故覺事事新奇。稱譽不置。（參考▲史但頓出使中國記曰：吾獅子船體積既大。建造復迴。與華船不同。故此之後。一時人人詫爲奇觀。謂極海陸工程之能事矣。爾時上船觀者甚衆。擁擠不堪。名狀船上執事之人。初以自居客地。不能施號令於地主。聽其自由登船。不加禁阻。後以登船者多。逗留徘徊不肯去。而未及登者。復呼噪欲上。互相推擠不得已。乃請彼輩看畢。而後卽立時上岸。以便後來者得登船。一飽眼福。此輩上船後。雖各處隨意亂走。不問有無禁入之地。致船上水手大爲所苦。然尙肯自守規則。未有野蠻之舉。動於中有少數之人。狀貌粗蠢。若全無知識者。蓋下流社會也。）後於艙中見壁間懸一中國皇帝之御容。彼輩立卽俯伏於地。以至恭敬之狀。向地皮親吻數四。（譯者按：以意度之。當是磕頭而外人誤爲向地皮親吻。抑何可笑。）（參考▲史但頓出使中國記曰：彼輩向地皮親吻起立。而後咸向吾輩作喜色。似謂汝輩外國人。乃亦敬重吾中國皇帝。懸其像於船中。殊足感謝也。）七月一日禮拜一。吾船與印度斯坦號。憂考爾號。克拉倫司號。三船相遇。自上

極。其中晴暢者。僅有一日也。三日禮拜。三抵珠山下。旋（參考▲史但頓出使中國記曰。克拉倫司船下旋未幾。卽有當地之文武官員數人。上船詢問一切。其中有一商人。略解英語。爲充舌人。余卽問曰。吾船到此。鳴砲七響。以爲敬禮。何岸上答禮之砲。僅有三響。彼言中國風俗。不論何事。敬禮之砲。以三聲爲限。三聲以外。卽爲政府所不許。余又問。吾船開砲時。砲口平指岸上。開砲則砲口向上。何耶。彼曰。砲口上向。爲防避危險。起見。前此廣東某英國船。曾以開放敬砲之故。擊斃中國人二名。致開砲者。不免於刑。慘故吾輩小心謹慎。不敢以砲口平指。且吾中國風俗。砲口平指。唯有擊人平時用之。卽爲大不敬云）吾卽遣史但頓勳爵。乘克拉倫司船。入城與當地官長商量。俾得一熟悉海路之人。爲吾船引港。以便開往天津。吾船停泊之處。蓋在城東五十英里許。七日禮拜。史但頓勳爵回船。與二引港人俱。引港人言。他種船隻。均可直抵天津。獨獅子船體積太大。吃水太深。至廟島後。卽不能再進。又言廟島地近登州。居北直隸海灣之入口。北直隸海灣淺而多砂。停泊之地絕少。自此往廟島約四日之程云。史但頓勳爵亦言抵城後。得此引港之人。殊不易。謂與當地長官說明來意後。當地長官卽曰。吾等權力。僅能令引港者。導尊船至次一口岸交卸。復由次一口岸供給引港之人。如是逐節交換。至於末一口岸而止。史但

頓曰：似此情形，曠時費日，於敝船殊爲不便。倘尊處無引港好手，能直導吾船至於末一口岸者，或寧波地方較大，商業較繁，必能具有此種引港之人。務請貴長官代向寧波雇用長官一聞此言，卽念及乾隆皇帝曾有通飭各口岸優待吾船之通令，又恐不爲吾等辦理此事。吾船抵寧波後，向其上一級之長官言之。此當地之長官必受譴責，乃立允爲吾船竭力設法調查。既久始得二人係前此自備船隻往來經商於天津各口者，令其擔任此責，卽吾偕來之二人是也。（參考▲擺勞氏中國旅行記曰：吾初不料此間欲僱用一引港之人，竟艱難至此。當地長官既允，史但頓勳爵之請立命兵丁多人四出調查，有無往來天津之人，有則拘之，至一古廟中加以考驗。一時此古廟佛殿之上，擁擠異常。然大都不願前往，容色之悲戚，見者亦爲下淚。考驗而後，多以不合格一一遣去，則懽笑如釋重負。最後始拘來二人，經驗之深，爲同輩冠。顧二人前此雖經營海上事業，有年，今則以經商致富，不願復有此冒險之舉。一聞被選，立卽向長官磕頭求恕，謂吾方業商，吾苟遠出，則商業必敗，而妻孥必餒。望長官憐而釋之。長官置之不理，斥言此係公事。若輩胡得推諉。今限汝一點鐘之內，登船服役。遲則治汝抗命之罪。二人知不可免，遂哭別妻孥，隨吾輩登船。然二人雖略有經驗，而於航海之知識與技術，則殊形淺薄。逆料此去船